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五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弘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旌德 唐十一之四 李義

柳公綽

伯子華子仲
鄧孫璞建北

丁公著

薛放

陽城

何蕃

楊丰

李甘

崔瑄

弟增璩
與球

韋溫

蕭祐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祖正禮邠州士曹叅軍父子溫丹州
刺史伯子華永泰初爲西蜀嚴武判官歷成都昭應二令池州
刺史終檢校金部郎中自知死日預爲墓誌素有知人鑒公綽
始生三日視之語曰保惜此兒必興吾門其福祚非吾兄弟可
比因小字起之自幼聰敏再應制舉輒兩登授秘書郎除渭南
尉性謹重動循禮法每飯不過一器家貧不讀非聖之書爲文

不尚浮靡辟磁隰觀察姚齊梧判官累殿中侍御史薦授開州
刺史地接夔落常逼其城吏以兵力不制欲授渠帥右職立斬
之寇引去入爲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與裴慶俱爲武元衡節
度判官尤相引重先入爲郎中元和初因事諷諫獻大醫箴辭
見舊史憲宗置諸座隅勞曰卿所獻文憂朕獨深踰月拜御史
中丞坐與裴垍厚李吉甫山爲潭州刺史充湖南觀察使乞便
養母改鄂州王師討蔡詔發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奏
願自行許之由鄂濟湘聽具軍禮迎謁公綽告曰公所以屬韃
負弩正爲兵事若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藉公世將洞
曉兵事吾書生不足指麾欲署職名以兵法從事何如聽曰唯
命卽授三牒署聽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都虞候遷卒六
千授之戒以行營之事一次都將聽感恩威誓盡死力當時許

以知權制變復以時省同部校之家生者厚廩疾病死喪者卹之卒有斐誨淫命沉于江衆咸感服自是每戰必尅代還拜給事中遣往鄆州宣諭李師道還轉京兆尹奏館驛匱乏鞍馬多闕勅使行李人數聊爲定限下中書條檢北司惡之歷兵刑吏三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遷御史大夫韓弘入朝有疾詔百寮問候弘遣子辭不能接見公綽責以主上加公異體如邦君賜安有卧令傳達之理弘聳懼扶挾而出長慶三年改尚書左丞俄檢校戶部尚書充山南東道節度使鄧縣有二吏一犯賊賄一犯舞文獄咸具覲其所判大書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亡命誅舞文者於是巨猾畏服馬害圉人命殺之人惜其良叱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寶曆元年就遷檢校左僕射牛僧孺出鎮經過令具軍禮迎候吏白太過諭以重宰相是尊朝廷也朱

克融方叛有道士自薊來獻丹藥沉于江而逐之又捕殺鄧縣
狂人鄭懷政妄稱天子者二年轉邠寧慶疏論所部神策屯列
要地不受制置寇得窺覷因詔皆稟節度三年入爲刑部尚書
有姑鞭婦死京兆坐辜公綽議以尊嚴卑非凡國比竟從減論
太和四年復轉河東遇梅祿將軍李暢託入貢市馬待以常禮
不敢犯招沙陀部酋朱耶執宜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就
募其衆三千留屯以禦突厥令妻梁國夫人遣其妻母酒食酋
咸感恩深得其効六年有病徵還授兵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
太子太保諡曰成爲人孝友天至母崔夫人喪三年不休沐事
繼母薛氏謹甚外兄薛官早卒爲育其女長配張勳夫貴遭辱
於已子性復端介寡合與錢徽將父杜元穎薛存誠文雅相知
交情款密凡六開府幕得八尤盛鄭朗許康佐盧簡辭崔瑛夏

侯汝韋長李續李拭皆至卿相蒞官未嘗加人以私喜怒故子
孫昌盛妻卽韓皋女生子仲郢字論榮幼嗜學母復善訓嘗
和熊膽丸夜資其勤長工文辭登進士除校書郎辟僧孺江夏
從事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入卽爲監察御
史遷侍御史富平民李秀才射殺鄉人誣以斫父墓柏法司論
死文宗以蒞禁軍從中官護免右補闕蔣係疏論不省仲郢執
奏遂詔京兆行次會昌中三遷吏部郎中武宗詔減冗官藉其
條理爲損千二百員允愜時議侍門頗寒懇諫議大夫會御史
崔元藻覆按吳湘獄得罪仲郢疏理甚力李德裕嘉其無私益
重之諫築望仙臺帝召論愧卿忠言聊因舊趾增葺掘京兆尹
監京畿鑄錢工擬浮圖廢銅加會昌字不許後淮南加者僧人
因得復之俄以紇千衆訴甥劉詡毆母不俟奏杖殺之詡乃禁

軍校坐改右散騎常侍權知吏部銓自閱簿擬唱奸無能措時
德裕頗抑進士科仲郢不從故進士授官無遠惡者出爲鄭州
刺史境內大理周婢薦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與京兆不類人
問其故荅曰韓轍之下彈壓爲先郡邑之治惠養爲本大中朝
轉劍南東川節度使孔目吏邊章簡以貨交近倖至卽因事杖
殺部內肅然凡歷五稔美績流聞徵爲吏部侍郎改兵部充諸
道鹽鐵轉運使十二年罷守刑部尚書咸通初轉兵部尚書加
金紫光祿大夫封河東縣男食邑三百戶俄復尹興元罰鳳州
刺史盧方又夾殺輕罪部民引械禁者釋之民心翕然俄夾南
鄭令權奕犯賊致死謫賓客分司起爲虢州刺史數月檢校左
僕射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復除天平軍節度觀察等
使所居昇平里第每遷官羣鳥大集延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

散及是不復集俄卒於官父子更歷九鎮五爲京兆再尹河南
皆不奏祥瑞不度僧道急于摘貪吏濟旱弱每遇旱潦必貸匱
蠲負里無逋戶衣冠子女不能自振斥廩以代婚嫁在朝非慶
弔不至宰相私第守以爲法嘗感德裕知受責既久蒸嘗將絕
乃取其兒子從質權鹽鐵推官宰相令狐絢感歎授以正員性
復方嚴尚氣義事親謹孝平居以禮法自持雖內齋未嘗不正
色拱手服用簡素廐無名馬衣不熏香書藏萬卷九經諸史手
自抄錄及類他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又精釋典喻伽智
度大論并佛書多手記要義小楷精謹無一字肆有文集二十
卷所撰尚書二十四篇韓柳亟賞之 子璞字韜玉仕終校書
郎著春秋三氏異同又述天祚長曆斷自漢武帝爲編年以大
政大祥異侵叛戰伐臨著之嘗謂杜征南春秋後序紀述里曆

爲得實餘史皆差蔣係信以爲然珪字鎮方璧字賓玉皆登進士珪辟杜琮使府爲監田尉直弘文館終衛尉少卿孝友不逮其父壁文格高雅嘗爲馬嵬詩李商隱嘉之辟馬植陳許掌書記奏李璣桂管觀察判官言軍政不愜乃拂衣去未幾軍亂入爲右補闕僖宗幸蜀召充翰林學士累遷諫議大夫玘登明經拔萃兩科補秘書正字轉左補闕累辟高湜度支推官昭義副使歷殿中侍御史刑部員外郎湜被逐玘三疏申理雖自辨不如尋爲嶺南節度副使食廨中楮猶償其直召除起居郎黃巢亂奔赴行在歷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中丞文德元年轉吏部侍郎修國史至御史大夫尋坐事貶瀘州刺史卒爲人清直有父祖風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苟墜其罪更重雖生可以苟

爵位死不可見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易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德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所以承世胄者。修已不得不至。爲學不得不堅。若已無能而望他人。川已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樹藝而怨天澤不潤也。余幼聞先訓立已以孝悌爲基。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蒞官則繁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繁與富不並。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山南琯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仕族罕比。余舊府高公與先君兄弟俱列清要。非速客不二羹。歲少食。荀瓠而已。皆保重名於世。王相國涯女適竇氏歸請。

曰玉工貨一釵奇巧直七十萬錢王曰此特我一月俸金豈於女惜。但此妖物禍必隨之女不復敢言。後賈餗門人馮球妻貨爲首飾。涯聞之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若此。其可久乎。賈有奴頗橫。馮嘗責之。未幾晨謁。有二青衣出曰。公恐君寒。奉飲三杯。俄而暴卒。賈爲歎息出涕。卒不知其由。噫。王以珍玩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其妖乃甚於物。馮以卑位貪貨。身卒不保。無足言矣。賈尚不知牆廡害客。而欲始終富貴。可得乎。舒元興爲御史。與李繁有隙。鞠譙獄窮。致繁罪。後皆構禍。今世人盛稱因果報應。曾不思之。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比見諸家於吉凶禮制有疑者。多取正焉。喪亂以來。門祚衰落。基構之重。

屬於後生夫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醴醬何可一日無哉子弟克稟誠訓自公歿後數世言家法者必稱焉

丁公著字平子吳縣人祖喪父緒皆不仕公著早喪母天性克孝三歲見鄰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於父絕粒奉道貧獲幽贊憫而從之勉令就學登五經第以通開元禮授集賢校書郎告歸侍養不應請辟父喪負土成墳哀毀之容人不堪之里閭聞風皆敦孝悌觀察使薛苹表旌其門詔賜粟帛李吉甫節度淮南慕其才行薦授太子文學兼集賢校理俄拜右補闕遷集賢直學士歷水部駕部二員外郎遷與薛放同充皇太子諸王侍讀著太子諸王訓十卷穆宗嗣位未聽政召二人居禁中將

卷五十八
參機務詢訪制典超授給事中賜紫金魚袋未幾遷工部侍郎
兼集賢殿學士知吏部選事以疾辭退授浙西都團練觀察使
長慶二年擢河南尹皆以清淨爲理改尚書右丞轉兵吏二部
侍郎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時浙西災冠上詢求良帥命
檢校戶部尚書復領觀察使賜米七萬石以賑給浙民賴之改
授太常卿有疾丐歸卒年六十四贈右僕射廢朝一日爲人清
儉守道每進一官輒憂形顏色中年喪室無妓妾聲樂之好所
著禮志十卷

薛放其家世見兄戎傳放登進士累佐藩府蒞事幹敏擢大理
評事拜右拾遺轉補闕歷水兵二部員外郎中穆宗諭以初承
大寶懼不克荷與公著皆欲任爲相置之左右以匡不逮二人
頓首曰臣實庸淺獲侍冕旒固不足塵大位輔弼之任自有賢

能上因嘉其誠召對思政殿擢工部侍郎及問欲習學經史以何爲先放對曰六經皆先聖至言仲尼所發明天人極致萬代不可刊也史記前代成敗得失之迹亦足鑒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準固不可與經比帝曰朕聞志學之士白首不能通一經如何爲得其要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自漢首列論語學宮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復親爲注解當時四海大理益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上曰聖人以爲至德要道信其然乎再轉兵侍遷禮部尚書生平性端厚寡言於是非不甚繫意閤門之內尤推孝睦孤孀百口家貧俸薄每不給贍因召對懇求外任授江西觀察使清潔爲理一方之人至今思之卒廢朝一日謚曰簡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宦族家貧篤學以不

能得書求爲集賢院使竊書讀之晝夜不輟經六秋無所不通性篤友悌自幼孤惻相育登進士與弟堦域偕隱中條山易衣推食不忍間以異姓誓將終身不娶居常謙恭簡素人無長幼遇之如一遠近慕其行從學相踵閭里感化爭訟不詣官輒來取決有盜竊其樹反退自匿遣奴市糧以值易酒醉不能歸亦不爲校妹婿客死弟兄遠涉千里扶柩歸葬與甥同居窮不能立負以山入歲餓屑榆爲粥講論不輟常以木枕布衾貲錢人重其賢爭售之節度使僨以縑帛固辭不獲轉遺里人鄭俶以葬其親俶無以償德願效爲奴因勸習學業輒授以書慚不能通乃至自縊爲服瘞之觀察李泌數致禮餉辟陝虢幕府不起列薦于朝授著作佐郎自稱老病不堪奔奉泌不敢強封還詔命泌相德宗又薦名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賫書帛再

詣城謁衣到闕帝遣中人衣以緋衣召見賜帛五十匹懇辭不
獲始受命縉紳咸想見風采天下聞而益憚之以典草茅處諫
諍意必死職及他諫官紛紜論事城聞得失且熟未肯一言韓
愈作手臣論議切之城不屑方與賓客日夜劇飲獨知欲有言
卽強飲之客有醉或自引滿終不得發每約弟俸入庾食米薪
菜茶鹽之外悉送酒家無留也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
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奮然曰吾諫官
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同列守延英閣極論延齡罪惡
慷慨引證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慄聲色愈厲帝大怒詔
城抵罪皇太子亟爲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帝意尚欲相
延齡城哭于庭曰果然吾當取白麻壞之議遂革當時咸以爲
城之力然竟坐下遷國子司業至日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

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簡閱孝行有德者，升堂上沈酣不率教者，罷之爲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然皆有法度，俄有薛約者，以狂直言事得罪，請連州城飲食之吏迹捕得於其家，仍步出都門與別，帝聞惡其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儂、王魯卿、李譔等二百人上書請留柳宗元，聞之謂昔李膺、嵇康之後訖今幾百年，不意復見其言甚宜於國守之數日，爲吏遮抑竟不得上，旣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家，賞罰與民咸宜，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官收其餘州產，侏儒故事皆歲貢城，哀其生離獨無所進，帝使督之奏曰：州民盡短，若以充貢，不知所趣，特命罷之。州人感德以陽名子。三年當上考功，自署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方以賦稅不登遣判官督察城，乃自囚待。

命判官速辭去使復遣官按舉義不欲行順宗立名還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加賜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 蕃和州人 事父母孝入太學故時歲一歸省不許間二歲復不許慨然以親老不自安諸生共狀蕃行義請留更歷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爲治喪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之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 饋譙魯人魯卿第進士有名

楊半字松年河南人幼有至行父茂卿從事田弘正府趙軍反被害長子蜀懼死不敢往求父尸半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賊壘委髮羸骸爲可憐狀賊意感憫以尸還之冬月衰衣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瘵銜哀泣血行路爲之感慟鄉人李甘以書言於河南尹曰執事之邦有孝童楊半履操如此未聞執事門官而書願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今人能齧疽剝臂急親之病皆

一時之失。猶蒙表其閭。脫之徭役。并存問粟帛。而河北騷叛。萬
師不能撓。牢乃徒步請尸仇手。與夫含腐忍瘡者。孰多。牢絕乳。
卽能詩。洛陽兒曹年雖壯。皆出其下。聞牢之賔喪。潞帥償其費。
其葬也。滑帥贈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旣篡取以爲美。卽有稱
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乎。守不能用。後竟登進士至顯宦。

崔瑄字從律。博陵望族。曾祖母長孫氏。年高無齒。祖懿祖母唐
氏。事姑孝。每晨櫛縱笄。階下拜畢。卽升堂乳其姑。夕亦同之。自
是不粒食者數年。臨終言。無以報吾婦恩。冀吾婦有子有孫。皆
得如吾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父頤登貞元進士。元
和中累官至少府監。終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擢明經進士。賢良
拔萃入等。累辟諸史府。瑄居長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引爲知
雜御史。進給事中。太和初。持節宣慰盧龍。奉使稱旨。及興元沒。

李絳復往慰撫軍皆按堵還遷工部侍郎拜京兆尹同請聖宋
中錫寬獄天下重其賢歷尚書左右丞出爲荆南節度使開成
二年入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三年檢校戶部尚書爲東都留
守會昌中改吏部尚書山南西道節度使卒贈左僕射生平行
方介有器蘊人方屬意爲相弟珙竟履其位開成會昌大中以
來弟璿璵璵球累遷刑吏禮考功員外郎中給事中外遷刺史
方鎮陝虢觀察河南尹璿復入爲御史中丞歷吏兵二部侍郎
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河中晉絳
磁隰等州節度觀察使再入授左丞遷刑部尚書子滔大初中
進士璵字則士知制誥拜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遷士得才復
權知戶部封博陵縣子食邑五百戶終河東節度使 球字叔
休子潛大中末登第歷咸通乾符間崔氏昆仲子弟紆紆拖紆

弘治金
卷五十八
踐履臺閣藩岳又二十餘人時推甲等

章溫字弘育。授之子溫。方七歲。日能誦數千言。十一明經登第。調奉禮郎。復舉拔萃高等。補咸陽尉。從父貫之。方位宰輔。疑假權謁。殺私召試文。無留思。喜爲無愧。除監察御史。父方病。告不。便省養。換著作郎。歸侍疾。調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及喪毀。瘠不支服。除辟李逢吉。宣武府幕人。遷右補闕。倡言宋中錫操履有素。姦人陷人死地。吾同官豈避電威。使上蒙霧咎耶。因伏閤切爭。其名益顯。會太廟室漏。詔宗正卿李銳將作監王堪修營。不時文宗怒。敕中人葺治。溫奏設官立制。宗廟最重。比詔下。閱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以愷官不恪。黜之。擇可任者繼完。則吏職舉事歸正矣。今止坐奪康。易以中人。是許其廢職。而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臣竊惜之。又羣臣請上尊號。溫固諫。河

附大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之
時帝皆順納改爲侍御史擢禮部員外郎鄭注裴鳳翔副使不
赴注誅拜諫議大夫未幾除翰林學士以父義積憂畏誠溫不
得復任固辭帝怒侍郎崔蠡奏言益見其孝帝意釋換知制誥
引疾徙太常少卿兼莊恪太子侍讀復以固諫不從求罷任太
子廢又諫陛下訓之不早人成直之轉給事中靈武節度王晏
平納賂貴近貶官復任并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皆封還敕
書不書行遷尚書右丞勅吏部員外張文規不往省其父弘靖
山爲安州刺史又奏鹽鐵推官姚勗以吏材不當擢職方員外
帝命中人諭旨執以郎官清選不聽帝素重溫以問楊嗣復對
以若如溫言他日孰肯當劇事者乃出爲陝虢觀察使征輸不
怠自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輔政因勸與嗣復李

延李漢釋怨德裕恨然復拜宜歛觀察使榜殺池民誣訟刺史者威行部中無何三相果因不用其言俱被謫年五十八以疾卒猶召親屬賦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贈工部尚書諡曰孝為人剛毅堅正以中立自許人亦無敢戲慢無子一女能屬文歸薛蒙續曹大家女訓行于世

蕭祐字祐之蘭陵人少貧窶資然不以塵事自蒙性耿介苦學事親以孝養聞與溫相契善結爲山林之友司農卿李實薦以處士徵拜左拾遺累遷考功員外兵部郎中出爲虢州刺史入拜太常少卿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爲人雅澹君子善琴能詩復精書藝書得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序真偽成二十卷元和中進御優詔嘉之

旌德 列女 附

李德武妻裴氏

鄭義宗盧氏

楊慶妻王氏

獨孤師仁乳母蘭英

楊三安妻李氏

樊會仁母氏

樊彥琛妻魏氏

崔綰妻盧氏

鄭耀妻李氏

有鳳妻王英王琳妻韋氏

盧惟清妻徐氏

謝氏小娘

宋廷瑜妻魏氏

李澗女李氏

王泛妻裴氏鄭得微妻薄氏

楊烈婦

鄭保英妻吳氏古玄應妻高氏

女子侯氏等

董昌齡母楊氏

鄭方厚妻程氏

韋雍妻蕭氏

宋廷書妻王氏

李極妻盧氏

李延節妻

崔氏殷保昭妻封氏

李女衛氏

賈氏妙法

王氏二寶氏

夏侯氏姊妹

張氏王和子

王阿足鄭氏

李氏蕭氏

現真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隋戶部尚書安邑公矩之女性婉順有

容德能孝事父母嫁方一年夫坐從父金才事徙教表矩時爲

黃門侍郎奏請離婚楊帝許之臨別語裴曰始偕燕婉便爾分

離方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今日便於此長

訣裴泣對曰禮無再醮天一而終願守之以死必無他志因操刀自割保姆奔救而止別後不御膏澤容貌毀悴嗣惟列女傳并佛經歲時朔望遇姑姊妹必致敬禮居十餘年音耗頓絕矩矱欲奪其志乃剪髮絕粒晝夜號泣知不可奪而止時德武已別娶爾朱氏及遇赦還至襄州聞裴尚守節山之重與歡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鹿城令裴後歲餘始卒

鄭義宗盧氏父彥衡范陽士族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遭隋亂有強盜數十乘夜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姑老病不能去盧冒白刃御侮侍婢捶擊百挫不爲之動賊去家人問何獨不懼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萬一危禍豈宜獨生人嘆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吾今乃見盧氏之心矣咸

稱爲義宗壽至貞觀中卒

楊慶妻王氏慶卽隋河間王弘之子大業末爲滎陽太守封鄆王王氏乃世充兄女慶因陷世充以女妻之令守管州太宗圍洛陽慶欲與妻同降妻曰妾所以奉箕箒欲以結公心耳今自爲身謀妾將奈何若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還東都慶不聽入朝授宜州刺史王氏語侍者曰唐兵若勝我家則滅鄭國無危吾夫必死進退惟谷何以生爲乃飲藥而卒時又獨孤武部謀歸國事覺被誅子名師仁年始三歲世充免其死嚴禁錮之其乳母王氏號蘭英自願髡鉗許入保養提携撫育備盡筋力既無資身又遭饑亂乃扶路丐乞採山野草木之實歸以哺之因得竊師仁以歸高祖嘉其義下詔褒獎封爲永壽郡君楊三安妻李氏雍州涇陽人素能孝事舅姑敬禮夫主因遭饑

亂夫及舅姑叔姪七口皆歿家且貧祇存孩幼二子李氏盡出力田夜歸紡績數年間連葬七喪子亦長大遠近嗟尚貞觀中事聞賜帛二百段遣所在存恤免其徭

樊會仁母敬氏字像子蒲州人嫁方十五子生而夫死事舅姑姊姪以謹順聞服終母兄以其年茂謀易盟者數四輒悲恨嗚咽而止復潛許婚於人至期矯稱母病微覺之獨抱其子泣曰吾不幸孀居所以不死者徒以母老汝幼冀汝成力與父同穴以畢吾志今舅欲奪吾志將加逼迫於汝何如會仁亦失辭而哭二家感歎而止無何子病卒母又亡既葬號慟遂絕食後數日死聞者憐之

樊彥琛妻魏氏淮陰人素聰慧善絲竹于歸二十餘載房中雍睦琴瑟不廢夫病篤泣言幸以愚陋託身明德豈意蒙招見禍

同入黃泉是其願也彥琛曰死生常道無足多恨正宜勉勵撫
成諸孤若相從徒死適足貽累非吾所取卒後屬李敬業亂爲
賊所獲逼令彈箏歎曰夫亡苟活禍從吾手卽引刀斷其指賊
怒捨之俄又逼令從順以刃加頸厲聲罵曰吾爲婦人立身天
地間不辱汝反逆願得速死賊乃斬之聞者莫不傷惜

崔繪妻盧氏范陽著姓祖幼孫常州刺史父獻則天時歷鸞臺
侍郎文昌左丞有美名天授中酷吏陷之左遷西鄉令而卒盧
年少夫死迎養母家恐諸兄欲奪其志輒稱病平居不妄與人
接會姊亡夫李思冲方爲工部侍郎奉詔許續婚諸兄密謀伺
將婚之夕方以告盧固拒不獲寧乞身爲婢不願再婚崔宗見
者皆爲垂淚思冲以聞武后不欲奪令出家爲尼開元中以老

病終

鄭廉妻李氏年十七嫁未踰年夫死常羸麻蔬食夜忽夢男子
求爲婚痛自咎曰此吾容貌未衰自有所名卽截髮斷蕭飾垢
面塵席自此遂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曰堅貞節婦表
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婦里 符鳳妻字玉英色姝美鳳以罪徙
儋州至南海爲獠所殺脅玉英欲私之知不可拒以計給曰一
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從之賊以爲然請沐浴更衣
有頃盛服立于船頭罵曰受賊辱不如死遂沈於海 王琳妻
韋氏士族之女自幼不好華飾琳爲眉州司功叅軍卒韋時年
二十五其家欲強嫁之韋固拒自是不聽音樂獨處一室家貧
或終日不食手著女訓卒年七十五二子堅冰教育有法後皆

名聞

盧惟清妻徐氏涪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任校書郎因同列李宜

得以罪斥李乃徐姻婭之親聯坐貶播州尉徐獨還鄉里糲食
斥鈔膏綵繪不御廬久得赦還間關迎至荊州聞惟清已死二
奴劫其財歸下江徐乃兼程至播護尸以還既葬無子服終還
父家汴州刺史齊濟高其節頌而詩之

謝氏名小娥豫章人嫁歷陽俠少段居貞因與謝父同買江湖
並爲盜所殺不知主名小娥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以
姓名離析其文爲田中樹門東草等語遍問於人莫能曉隴西
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申蘭夫乃申春小娥泣謝物
色求之二人乃亡命名盜蘭住江州春住獨樹浦卽從兄弟小
娥詭服爲男託傭蘭家凡經二期日以謹信自効蘭寢倚之委
以包苴得見所盜故時服用尚在密伺其便一日盡集羣偷飲
酒醉卧娥遂開戶斷蘭首大呼捕賊鄉人闖入併擒春得賊數

萬悉訴於刺史張錫皆抵死謝氏既得復仇卽還母家削髮爲尼

宋廷瑜妻魏氏定州鼓城人隋著作郎彥泉之後世爲山東士族父克已有詞學則天時爲天官侍郎張說尚年少爲克已所重魏氏亦善屬文先天中隨夫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中路作南征賦以敘志因作書與說敘亡父疇昔之事并爲廷瑜申理說見之稱其詞甚典美以爲曹大家之流開元中累遷廷瑜慶州都督復轉廣州道病卒魏氏旬日亦殞人皆傷痛之李瀾弟渤隴西成紀人永泰元年瀾任新縣令界內有剽賊瀾挺身結以誠信賊降會徐州刺史曹昇知賊解弛領兵掩襲賊疑瀾賣已入縣執瀾將殺之渤自詣求救請代兄死瀾固請留弟瀾女李氏盧甫妻也又直前號泣請以身代父叔一時並爲

賊所害。又尉氏尉王泛妻裴氏儀王傳巨卿之女素有容範亦爲賊俘逼妻之罵曰吾衣冠子當死卽死終不苟全受辱賊再三撫以恩不屈益奮賊大怒支解而死宣慰使李季卿俱以狀聞詔旌其一門孝義贈瀾與渤以官李氏孝昌縣君裴氏河東縣君編入史冊。又鄒待徵妻薄氏大曆中從夫官常州江陰縣尉袁晁亂夫方出討賊薄爲所掠逼之不屈出官誥懷中託近鄉人使報待徵卽投於江而死賊退潮落待徵於江岸得其屍文士李華著節婦文以弔之。

楊烈婦者項城令李侃妻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分兵畧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楊氏止之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逃將焉往侃曰奈兵少財乏何婦曰雖然地朝廷地也倉庫府庫皆其積百姓皆其戰士請以重賞購死士尚可濟侃從之更名

吏民入廷中。語以令誠。若主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于此土。墳墓咸在。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而奉賊乎。衆泣許諾。下令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率以乘城。楊氏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流矢如雨。侃奔還。婦又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於陣。猶愈於牀也。侃奮登城射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以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通天中。契丹李盡忠入寇平州。刺史鄒保英領兵討擊。時城孤援寡。勢將欲陷。其妻奚氏率家僮及城內女丁相助固守。賊退。所司以聞。制封誠節夫人。又突厥默啜寇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氏亦能固守。賊引去。詔封狗忠縣君。又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因史思明降後復叛。相與歃血同赴行營。滑濮節度

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君子以前數氏皆敢決不忘國然不如楊氏忼慷尤晚然知君臣大義云

道昌齡母楊氏昌齡世居蔡州其父早喪楊氏訓育之歷事吳少誠少陽爲泗州長史元濟時授吳房令母潛誠以逆順成敗之理宜早圖歸順昌齡未決會移鄆城令復戒以逆黨欺天神所不祐汝無以母老爲念若能盡忠吾殺無恨昌齡乃說鄆懷金同以城降於李光顏憲宗聞之急召至闕授以本任兼監察御史加賜緋魚泣謝皆老母之訓今被元濟囚存亡莫知上且喜且嘆蔡平母始得由封爲北平郡太君後昌齡爲邕州都督治頗無狀怒其屬錄事參軍衡方厚數與爭事將執付吏僞以死告昌齡納之棺中以爪攫棺爪盡乃絕其妻程氏至闕叩右銀臺門剖耳陳訴詔御史鞠治昌齡得罪文宗錄方厚一子九

品官封程氏武昌縣君

韋雍妻蕭氏雍字和叔登進士表幽州張弘靖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朱克融亂雍被執蕭氏聞難號呼牽夫袂固執不捨左右格去不退乃并執之雍臨刃蕭奮而前曰妾不幸年少義不苟活願先就死拂刃者斷其臂雍被殺蕭氏至夕亦死雖兇悍聞視無不嗟嘆太和六年節度使楊志誠表於朝詔贈雍散騎常侍追封蕭氏蘭陵縣君又宋延壽妻王氏延壽爲楊行密壽州刺史惡其不臣與寧國田頎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詐爲書召延壽云欲授以揚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氏曰君誠得揚州以成宿志是興衰在時未可顧家然願使一介爲驗約定尅期懸望及期不至諒事已敗卽部家僕授兵器方欲報讐捕騎已至盡出私帑施民焚其牙居呼天泣曰我誓不爲讐人辱卽

赴火死

李極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極字昌時隴西人登進士乾符中累佐府幕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還京召拜考功郎中知制誥襄王僭號逼爲翰林學士情有不堪嘗朝退駐馬園門望南山吟曰紫宸吟罷輟驚班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攻襄王出奔極爲亂兵所殺盧氏伏其屍傍慟哭賊驅逼將污之堅號不動臨之以兵亦不顧竟斷其臂而去人痛傷之

李延節妻崔氏乾符中延節爲郾城尉王仙芝攻汝州與崔氏同被執見其妹羨誘夫別處一室將妻之詎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奈何受辱賊以金帛私之詎罵尤厲賊怒併殺其夫仍剗其心食之

又校書郎殷保暉妻封氏名絢字景文能文章復

善草隸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已而被執保晦逃免賊悅妻色欲汚之固拒誘說不荅賊怒欲以彘刀罵曰我封做孫女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聞之一號而絕絳州夏縣孝女衛氏字無忌年方六歲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母遂改嫁傍無兄弟及長常思復讐會從伯設宴長則預坐無忌奮起以甓擊殺之詣吏自陳請就刑戮巡察大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乘徙於雍州令長史以禮嫁之并給田宅又濮州鄆城縣孝女賈氏年十五其父爲宗人玄基所害弟強仁方幼孝女不肯嫁撫育之及其長成共思報復以計殺玄基而取其心祭父墓自列於縣縣論強仁死賈氏詣闕訴請以身代高宗哀之下制姊弟皆免罪移家洛陽又華陰孝女王氏初生母亡鞠於繼母父以隋世戍遠而沒因遭

亂母尚未葬年至十五祖父母繼母俱卒零丁孤苦一無所依
孝女立父形像招其魂與二母合葬廬於墓側負土併葬其祖
父母哀動行路已乃就嫁楊紹宗至永徽中年已老高宗始下
詔標其門閭賜物三十段粟五十石 滑州胙城縣孝女夏侯
氏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縣丞因疾喪明時女已嫁劉叙求離
夫家侍養其父兼事後母經十五年父卒毀瘠不勝被髮徒跣
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每日一食雖寒不衣繒絮母喪亦如之貞
觀中旌表其門賜以粟帛 又皖城公張儉女張氏天性仁孝
方數歲父母有疾能察顏色晝夜省侍不離左右宛若成人稍
長恭順彌篤及笄適延壽公于欽明子敏直聞儉疾號踊不勝
自傷其心凶問至一慟遂絕高宗聞之嘆美賜物百段令史官
錄之 又冀州鹿城人王阿足早孤無兄弟惟一姊年老孤寡

時阿足已適同縣李氏夫亡年少人見其無子多欲聘之不能
捨姊去誓不肯嫁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經二十年姊妹衣食
粗給及喪葬送以禮鄉人欽其節行稱爲義姑爭遣妻女往師
之後以壽終 汴州孝女李氏年八歲父亡貧不能葬殯家十
年朝夕臨奠已笄母欲嫁之仍丐終養斷髮設誓母喪哀號過
於常人廬于墓所自庀葬具里人送葬者衆見其蓬首跣而負
土咸哀憐之由是二冢悉完按察使薛季昶以聞武后下詔旌
表樹闕門閭 饒孝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貧家年十四頗
勤織紉能自修整父勸漁下江遇風溺舟覆屍數日不出娥不
食晝夜號哭自投而沒俄大震電父與女尸同出鄉人異之歸
購具禮葬之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
叔則旌表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 瀛州博野縣李孝女名

妙法避祿山亂徙他州間父亡號踊奔喪既至父已葬因請開墓宗族不許自持刀刺其心不得已爲開棺見父舐去塵垢拂拭復葬結廬墓左手植松柏誠感異鳥後母病或不食飲亦未嘗視七箸及亡刺血書于母臂而葬廬墓終身又奉天縣賈氏二女伯娘年十九仲娘年十七咸有容色幼負志操承秦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匿身逃岩窟間賊索得欲辱之先曳伯娘出行數十步又曳仲娘出行臨深谷伯娘泣曰吾寧死義不受辱卽投巖下死賊方驚駭仲娘繼之折足破面流血被體氣絕良久復蘇賊義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奏其貞烈詔旌表門閭官給葬事免其家丁役又高彥昭女名妹妹李納拒命質彥昭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以歸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氏憐其幼請免死爲婢女不肯曰母兄皆死何顏

獨生將被刑。兄與母拜四方以祈神祐。女叱曰。我家以忠義受禍。神豈不知拜之。何益。聞父在西轡之再拜號哭就死。德宗聞之。駭歎。詔太常賜諡爲愍。諸儒爭爲之誄。彥昭後徙河南都統。劉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二十年不徙。卒。朝廷錄其忠。贈陝州都督。又徐州孝女王和子。其父及兄於元和中。以防秋戍。涇吐蕃寇邊。俱戰死。無子。母又先亡。和子時年十七。被髮徒跣。身服縗麻。獨往涇州。丐取父兄之喪歸。徐營葬。又兗州瑕丘縣孝女鄭氏。父神佐亦爲官健。戍慶州。與党項戰死。母又先亡。無子。鄭氏許適牙官李玄慶。誓不往嫁。剪髮壞形。自往慶州護喪。還至本縣。進賢鄉馬青村。與母合葬。二女皆廬墓所。手植松楸。節度使王智興。蕭淑以聞。詔成旌表門閭。蕭氏女父歷爲撫州長史。與母俱亡。官所絕無。兄弟僮僕又鮮。惟

蕭年十六容貌韶淑。丞自變毀。載喪還鄉。至宣州舟人欺其孤
焚悉盜財物。委柩而去。蕭獨與婢結廬水濱。權納其棺。至情哀
毀。朝夕不輟。有馴鳥。縞兔。菌芝之祥。長老高其行。相與存問。賻
恤。館粥。遇同里楊舍。爲高安尉。罷歸。遂請結婚。父老爲主媒。許
之。乃爲致二柩。還葬故里。釋服歸之。

弘簡錄卷五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雜行 唐十二之一 逸民

孫思邈 王績 王宏 附蕭翼 朱桃椎 田游巖

武攸緒 盧鴻 王友貞 王希夷 孟浩然 符載

盧仝 買島 秦系 劉軻 唐衢 董名南 張志和

陸羽 崔觀 陸龜蒙 朱泚 附朱放 劉言史

皮日休 張祐 方干 唐球 陳陶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目爲聖童歎曰器大適小難爲用耳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徵爲國

子博士稱疾不起。齊人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以濟人。」及太宗卽位，名詣京師，問其歲。自言開皇辛酉生，年九十。三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帝孳節稱重，歎曰：「古之聰明博達，有道不死者，美門廣成，豈虛言哉！」加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復召至，拜諫議大夫。又辭，特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嘗從幸九成宮，當時知名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隣等執師資之禮，言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貳，則今之維摩詰共推步甲乙，度壘乾坤，漠洛下閭，安期先生之儔。照隣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荅曰：「吾聞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

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瘤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天地亦然。凡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是其蒸否。石立丘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是其喘乏。川涸竭涸。是其焦枯。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問人事奈何。荅曰。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心爲之君。其象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是也。曆爲之將。其務果決。故欲大。趙趙武夫。公侯干城。是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是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也。復

問養生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生必先知自慎。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黜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魏徵等初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史。恐有所遺。屢咨訪之。口傳以授。悉如目覩。又預知未來事。其孫溥尚生而太子詹事盧齊卿亦方童幼。語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溥果爲蕭縣丞。凡諸異迹多類此。永淳元年卒。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若空人多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錄。

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冊曰夫人一身出必有處處非得已貴爲此補智圓行方

微斯胡取吁嗟若人不同朽腐

王績字無功通之弟自幼縱誕家事不要鄉族慶弔冠昏咸不
預與李播呂才交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祕書正字不樂在
朝求爲六合丞見天下亂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自効求解
丞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醢酒兼
養鳧鴈蒔藥草牀頭惟置周易老莊有隱者仲長子光聲瘠無
妻子結廬北渚非其力不食見人未嘗交語績愛其真率徒與
相近日夕對酌經三十年得暇輒渡河還家游北山著書自號
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武德初令待詔門下省故事日
給官酒三升或問何樂荅曰良醖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

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又聞大樂署焦革家善釀復求爲大樂丞吏部辭以非流固請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乃棄官去自是丞爲清職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尊之爲師追述革酒法爲經採餼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讀之謂酒家南董復著醉鄉記次劉伶酒德頌人以酒邀無貴賤輒往飲至五斗不亂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與相見笑曰奈何坐名嚴君平耶卒不詣故人杜之松刺河中請續講禮辭曰吾不能揖讓邦君談糟粕棄醇醪也故歲時惟贈以酒脯豫知終日自誌其墓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仙無喜色越國法行穢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見一機士撫髀以嘻子賢者而以罪廢歟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荅曰

子聞蜚廉氏馬乎。一以朱鬣。白裘龍。駘駘馳如舞。終日不釋轡。俄而熱死。一以重頭昂尾。駘駘駘。駘善。駘諸野。終年而肥。夫。臥不憎山。棲龍不。慕泥蟻。君子不苟。潔以惟忠。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冊曰。續有可收。通胡見。蕭作史不公。乃至於是。

王宏濟南人。自幼與太宗同學。因問爲八體書。得其傳。卽位後。屢遣使訪宏。欲官之。鄉人竟傳隱去。時帝好學。遣御史蕭翼徵服。爲隱者。於越僧辨才從學。因撰取蘭亭真蹟。翼魏州華縣人。梁元帝曾孫。負材藝多權謀。初作北人南遊。一見欸密留宿。久乃以術取其書而歸。授員外郎。賞賚甚厚。辨才智永。弟子年八十餘卒。其書從葬昭陵。

朱桃椎成都人性潛泊。出塵離俗。時被裘曳索。浮沉人間。衆莫

能測其所爲長史竇執名見之遣以衣服鹿脯鹿羶通署鄉正
委之地不顧更逃入深山結茅澗曲夏則羸形冬緝木皮葉自
蔽贈遺無所受嘗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易米茗
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屨草菜細環結促密人爭躡
之時議以爲焦光之流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至則降階與
之語不荅署爲祭酒益不語惟睨目直視而出去士廉拜曰意者
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歛州以大治屢遣人存問
見輒走深林草木密處自匿云

田游巖三原人初補太學生歸而入太白山與母及妻皆有方
外意趣樂棲山水遇會意處留連不能去凡二十餘年自蜀歷
荆楚愛夷陵青溪輒止其所誅茅爲廬長史李安期薦之召赴
京師行及汝復辭疾入箕山居許山祠旁頻召不出高宗幸嵩

山道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親枉駕至其門游巖
野服出拜儀矩質樸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止佳否荅曰臣
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卿何異漢獲四皓薛元
超從旁贊曰彼以應召而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耶帝悅因敕
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將營奉天宮直游巖
舊宅之左詔不聽毀自書門榜曰隱士山游巖室文明中進太
子洗馬垂拱初坐善裴炎放還山蠶衣枿食不交當世與韓法
昭宋之間爲方外友久之乃終

武攸緒天后兄惟良子性恬淡寡欲好易與莊周書自少變姓
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授以官及王爵固辭願得隱居后
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巖棲如素遁者又遣其兄攸宜敦諭卒
不起始歎異之自此盤桓龍門及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

所賜金銀鎔鬲服并王公遺以鹿裘紫障褰栝皆塵積不御
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削瞻有紫光晝
能見星中宗初遣司業杜慎盈齋書召以安車安樂公主出降
又遣舍人李逸迎以璽書及至帝敕有司卽兩儀殿具儀設位
行問道禮不名不拜入見之日山帔葛巾趨就常班再拜帝愕
然歎息禮不及行賜予一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
言遂還後獨不及禍睿宗下詔慰諭開元十一年卒

盧鴻字顥然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結廬嵩山名所居廬
曰寧極學徒多至五百餘人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鈞深詣微
確乎自高開元初備禮再徵輒托辭不至五年命有司齋束帛
重宣詔旨曰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
考父滋恭之誼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何可輒廢鴻乃至東都謁

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制許還山有司歲給米百斛絹五十致其家朝廷得失具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初至不拜宰相遣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不足爲依敢以忠信見其自安如此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隸書武后時仕爲麟臺少監友貞自少隱居好學讀九經手不釋卷母病醫言啖人肉良已自剖其股以進疾果愈詔加旌表居惟訓誨子弟口不語人過慎重然諾遠近莫不稱曰君子長安中薦以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宮召爲司議郎神龍初復徵太子中舍人玄宗召以蒲車皆固辭疾不就卒年九十九又滕縣人王希夷遷處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家貧父母喪取儲以葬頤卒更居徂徠山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雜花并松柏葉年七十餘筋力

宋和強健無異年少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于行在時年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匹百歲衣一稱又邢州人李元愷博學善天步律曆未嘗語人宋璟嘗師之當國遣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以經義對畢贈之衣服辭曰陋軀不便新麗或投以所敝取所蠶素絲報之年八十餘卒先是定州崔元鑒用張易之力授官家居給半祿元愷謂曰無功而祿災也故其辭受尤嚴必不受無妄之獲云

孟浩然襄陽人自少文質傑出骨貌清淑好尚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始游京師嘗於太學咏賦一座

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駕至
不及避匿之牀下頃間維以實對玄宗喜曰朕聞其人未見何
懼而匿詔出再拜令自誦其詩至不才明主棄帝怒曰卿不求
仕奈何誣我囚放還採訪使韓朝宗復欲薦之約與造朝會故
人至歡飲忘其期卒不赴漫不爲悔久之張九齡辟置荆南幕
府以病卒後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符載叩節度使樊澤曰
故處士孟浩然公前欲更築大墓闔州縉紳聞風竦動今外迫
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設有好事者乘時而興負
公夙志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崇其墓畫像置浩然亭咸
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符載字厚之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朱濟習業青城山衡擢第
濟老死無成惟載以王嗣自許不爲章句學貞元中李異薦其

材授奉禮郎爲南昌軍副使繼辟韋臯節度支使雖日受知尚
多偃蹇嘗陪飲摩訶池畢請撰齋詞載離席盥漱命吏捧硯口
占數速臯卒闕敗載得免禍轉隱廬山遺書于頔乞買山錢頔
卽與之柳宗元稱其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旋固久
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後辟鄆士美叅謀歷
協律郎監察御史卒

盧仝洛陽人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河南
令韓愈亟稱其工厚禮之後因止宿王涯第中遇害集祇一卷
時韓門弟子又有賈島劉叉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僧名無本
與僧清塞齊名工爲詩清塞東洛人姓周氏遇姚合而返初易
名賀世有周賀詩卽其人也島苦吟咏嘗跨驢出賦得僧推月
下門之句欲改推爲敲字引手作勢未決時愈尹京兆不覺誤

衡因召與訂證教其爲文俾反俗應舉文宗時爲長江主簿會
昌初以晉州司倉參軍卒年六十五有集十卷 又少放肆爲
俠行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獨不善俛仰貴人間愈接天下士
步歸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而拜之爲
人性直率面道人短長見其服義則又肅縫若親屬晚歸齊魯
不知所終

秦系字公緒會稽人有詩名於天寶間避亂居剡溪大曆五年
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隱于泉州南
安之九日山有大松百餘章相傳東晉時所植結廬其上穴石
爲硯注老子彌年不出未嘗至城府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
致以羊酒姜公輔謫其地時與游處見輒窮口不能去築室相
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爲葬之山下張建封常聞于

朝言系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碑于亭號其山爲高士峯

劉軻字希仁彭城人耕于沛上代業農慕孟軻爲人故以名焉少爲僧止于豫章高安之南果園天寶末流離徙貫南郡嗜習詭味與邊人異未嘗較耕捨學居之沛如嘗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可行貞元中因葬邀駭夢一書生來謝持三鷄子勸嚼其一而吞其二復執經從師遂精儒業元和初誅茅廬山之陽日有菱蘿春筍之役雖震風凌雨不廢火耨或農圃餘隙積書牕下自與古人磨礱歲月悠久變成書癖旣而登進士任史官文與韓柳齊名終洺州刺史

唐衢者僻居寥落年五十不仕饑寒迫切自處宴如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可傷歎及古今忠臣義士事之可悲者

讀已必哭涕泗不支。與人言論相別輒發聲號音。辭哀懇。聞者莫不悽然。白居易遺之以詩言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太尉擊賊日尚書叱道時大夫死兇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爲名流稱重若此。又壽州安豐人董召南隱居行義不求辟薦朝耕夜讀。焦山漁水性復慈孝日早起必登堂問父母起居安否退見妻子怡豫悅逸不爲戚戚可憐之態。韓愈作詩稱之以爲世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嗟哉董生誰將與儔。

張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廸莊列書爲象罔白馬謚諸篇佐其說志和生時母夢楓生腹上旣寤而產十六權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

軍因賜今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喪不復仕遁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志不在魚每垂釣不設餌著玄貞子以自號有章詣者爲撰內解又著大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樓屬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貞坊門隘買地大之號回軒巷居阻流水復爲構梁號大夫橋帝常賜奴婢各一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問孰與往來對曰大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顏真卿刺湖請更易敝舟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嘗撰漁歌兼工山水酒酣擊鼓吹笛舐筆輒成李德裕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憲宗命圖其真像求之不能致後卒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
得諸水濱畜之既長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其師教以佛書荅曰終鮮兄弟復絕後
嗣安得爲孝師怒使執糞除又令牧牛以苦之羽潛以竹畫牛
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喘若成誦狀師
狗之令雞草莽惜若有遺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鳴
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僂人作詆語數千言天寶中署伶師太
守李齊物見而異之授以書遂廬大門山貌倪陋口吃而辨聞
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不顧朋友燕處意有不在
輒去以是疑其多嗔與人期雖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
茗溪自稱桑苧翁閤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
意或慟哭而歸目爲今之接輿久之詔拜太子文學徙太常太

五十九
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生平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
尤備流傳天下至陶像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有臨淮人常
伯熊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焉

崔觀梁州城固人自少業儒身執耕耨以自取給不樂仕進老
復無子因蓄異姓爲奴盡以田宅貲財分之令各爲業日用廼
給酒食而身與妻隱城固南山日嘯咏林泉相視爲樂家事一
不問山南節度鄭餘慶高其行辟爲參謀累邀方至敦敘就職
素性長厚不曉吏事曲優容之文宗詢訪遺逸里人王直方薦
其高行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而卒

陸龜蒙字魯望宰相元方七世孫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
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
蘇二州辟以自佐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

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爲少輟文成竄蔡儻中多爲好事者
盜去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
可傳借人篇帙壞舛必爲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
苦下潦不能常充身畚鍤蓀刺無休時性嗜茶置園顧渚山下
歲取之自刊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惠山泉三虎丘井
六松江人有助其好雖百里爲致之嘗因病酒後不復飲厭與
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出乘小舟往來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
牀釣具皆在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又自比涪
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名不至而卒其家在姑蘇門有巨
石遠祖績嘗爲吳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
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朱潯字巨川西蜀人號滄州子率履貞素放情江湖郡國交徵

潛耀不起寄食漂母夜眠漁舟時共高之詩體清逸興用宏深
因詞寓意窮理盡性歌咏尤工元和間辟李勉永平從事卒
朱放字長通襄陽人隱於越之剡溪嗣曹王臯鎮江西辟爲節
度參謀貞元初召爲拾遺皆不就著詩一卷 圃田隱者胡令
能自少家貧爲負局釘鉸之業以所居列子同里每遇茶或菓
必誠心祭之以求聰明一日夢有人剖腹納書一卷遂能吟咏
晚年禪學尤遂元和間卒

劉言史趙州人自少與李夷簡遊所作歌詩千首美麗恢瞻自
李賀外世莫得比王武俊在冀鎮頗好詞藝一見遂加敬異將
署之賓位固辭奏授棗強令卧疾不起世愈重之夷簡節度漢
南思與相見舉襄之縣器千事賂武俊以請武俊許之既至日
與歡宴獻酬間以所欲荅曰司功掾甚閑表奏授之詔下之日

無恙而卒夷簡哀慟葬之加等去襄陽郭外五里曰柳子關皮
日休及邑高士劉求嘗述其道業咏其歌詩歎曰襄人知有浩
然墓不知有言史墓宜加私諡或曰世稱劉棗強如范茱萸不
可加也乃稱爲劉棗強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幼有文學善疊韻雙聲詩律誕傲自號
間氣布衣咸通中爲太常博士遭亂歸吳中黃巢寇江浙劫以
從軍至京師僞授翰林學士令作識語云欲識聖人姓田八廿
一脰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伸巢以爲譏已遂大怒及禍子光
業辭文宏贍唐末爲越州副使

張祐字承吉清河人自少稱爲才子善作宮體小詩辭曲艷麗
及長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長章大篇往往間
出所作題目輒詣佳境不可刊置別處由是賢俊之士及高位

重名者多與之遊令狐楚薦于朝爲元稹忌阻受辟諸侯府性
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淡有南朝遺風遂種樹築
室而家焉索嗜水石常悉力致之後知南海間罷職載羅浮石
筍還玩以爲樂不蓄善田利產爲身後計太和中卒于丹陽有
集一卷

方干字雄飛新安人兔嘴缺唇性復質野咸通中遞於會稽鑑
湖之濱漁釣爲樂時號逸士與鄭仁規李頻陶諱爲三益友自
少學詩徐凝外祖章八元稱之廣明中和間江南爲律詩未有
及者始謁錢塘守姚公邵坐定覽卷駭目變容而歎之將薦而
卒門人私謚爲玄英先生弘農楊弁編其詩爲十卷請舍人王
贊爲之序云張祐升杜甫之堂方干入錢起之室唐末宰臣張
文蔚中舍封舜卿奏名儒不過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冥

魂干其一也

唐球者放心方外唐末隱蜀之味江山綽有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至性純慤篤好雅道閑曠踈遠邦人謂之唐隱居王建召爲參謀不就爲詩懋業爲圓納之大瓢中臨終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吾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十纔二三自題有云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又贈僧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峨衲補雲千片香焚篆一窠戀山人事少憐客道心多日日齋鐘罷高縣瀘水羅今以其故宅爲隱居寺

陳陶者劔浦人唐末携妻子隱居南昌之西山自稱布衣山前嘗種柑橙賣以供食宋齊丘守南昌徵以安車蒲輪不赴乃自詠云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

是皇家結網踈與木曹郎中任晚并方于友善時江南後主卽
位知其運祚衰替以修養爲事嚴尚書宇鎮豫章遣妓號蓮花
者往侍陶殊不顧妓慚賦詩曰蓮花爲號玉爲恩珍重尚書遣
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荅之曰近來詩思
清於月老大心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
旣歿于哭之以詩開寶中人或見之云已得仙矣

方外附

僧玄奘

神秀弘忍惠能
皆我義福

一行

貫休齊己

道士王遠知

蒲師正劉道合
司馬承禎吳筠

葉法善

薛願

尚獻甫

僧玄奘姓陳氏洛州偃師人大業末出家深於經典辯博出羣
病翻譯多訛謬貞觀初隨商人往遊西域廣求異本以參驗之
所在必爲講釋論難蕃人遠近咸尊伏焉凡居十七年經百餘

國悉解其語仍採山川譚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至十九年到京朝見太宗大悅與之談論詔將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於弘福寺翻譯仍敕房玄齡許敬宗廣名碩學沙門五十餘人相助整比高宗在東宮爲文德皇后追福造慈恩寺令玄奘往住內敕九部樂及幡蓋衆伎送入顯慶元年又取前項經令宰相于志寧來濟李義府杜正倫薛元超等共加潤色博士范義穎洗馬郭瑜學士高若思等助加文飾凡成七十五部上之後以京城禮謁人衆敕移於宜君山故玉華宮逐靜翻譯卒時年五十六歸葬白鹿原士女送者數萬

僧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及長身長八尺龐眉秀耳先時後魏末有僧達摩本天竺王子以護國出家入南海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傳有衣鉢爲記世相付授梁武帝時

資至問以國事不應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達摩傳惠可惠
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廝州僧弘忍姓周氏黃梅人以坐禪
爲業初與道信並住雙峯山之東山寺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
神秀一見嘆服曰真吾師也始往專樵採自役弘忍深器異之
謂吾度人多矣若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咸亨五年弘忍卒神秀
往荊州居當陽山天后聞其名追赴京肩輿上殿親加跪禮敕
當陽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王公士庶聞風爭謁望塵拜伏日
以萬數中宗尤加敬異至張說亦執弟子之禮有同學僧惠能
新州人行業相埒住韶州廣果寺神秀奏請赴京惠能固辭曰
吾形貌短陋北土見之恐不吾敬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
可違竟不度嶺而卒自此派分南北以神秀爲北宗惠能爲南
宗神龍二年神秀卒詔諡大通禪師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士

庶皆來送葬岐王範張說盧鴻皆爲碑文 弟子普寂姓馮氏
蒲州人自少學經律遍尋高僧從神秀住荊州玉泉寺凡六年
神秀奇之盡傳其道久視中薦于天后始度爲僧敕居京師時
已卒高始神秀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是始於都城傳教中宗
特下制代統法衆二十餘年素性嚴重少言見者難得其和悅
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後終于興唐寺年八十九賜號大照禪
師葬日河南尹裴寬喪麻列于門徒之次士庶傾城哭送閭里
爲空 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初止藍田化感寺二十餘年
未嘗出外後隸京城慈恩寺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途經蒲
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齋懺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卒賜
號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北送者數萬中書侍郎嚴挺之爲製
碑文立於墓所

僧一行姓張氏名遂功臣公謹之孫父檀武功令一行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常窮大衍求訪師資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立于門屏間問院僧布算於庭有聲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求吾算法已合到門無人導達又謂門前水當卻西流一行承其言趨入稽首遂盡授以術其門前水果却西流時道士尹崇先達博學素多墳籍一日詣借楊雄太玄經歸讀之數日復還其書崇以此書意旨深遠吾積年尋繹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見還也對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圖及義決一卷以示崇大驚因與談其奧蹟甚嗟伏之語人曰此後生類子也由是大知名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與結交逃匿以避諱師普寂出家爲僧隱於嵩山睿宗敕留守韋安石以禮徵之辭疾不應步往荊州當

賜山依沙門悟真梵律開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禮部郎中
拾齋敕書強起至京置於光太殿數就訪安國撫人之道言皆
切直無有所隱時永穆公主山降敕有司依太平公主故事優
厚發遣諫以高宗末年惟此一女所以特加其禮後太平驕僭
竟得罪亡不應引以爲例上納其言追敕不行但依常禮其言
皆此類時麟德曆推步漸疎特敕考求前代諸家曆法改撰新
曆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工人創造黃道游儀以考七曜行
度互相證明乃推周易大衍之數立筭以應之撰開元大衍曆
經道士邢和璞與尹愔尊之以爲聖人自漢洛下閭造曆云後
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
正其差謬所言益信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賜諡大惠禪師有
所著大衍論三卷攝調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經及太一局遁甲

經釋氏系錄各一卷葬於銅人之原御製碑文親書於石內出
錢五十萬起塔明年幸溫湯駐輦塔前更爲時松柏

僧貫休姓姜字德隱婺州蘭溪人唐末寇亂避地諸宮荆帥高
氏優待之館于龍興寺以工篆隸江陵令問其筆法荅以須登
壇傳授豈可草草言之令怒因爲病鶴詩遞去以詩投吳越國
王錢鏐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蹈林丘滿堂花醉三千
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鏐諫改爲四十州辭曰州亦難添詩亦難
改聞雲孤鶴何天不可遂入蜀王建待之甚厚竟終焉素與僧
齊已齊名有西岳集十卷吳融爲之序齊已姓胡名得生潭
州益陽人詩名在湖湘間常謁鄭谷獻詩云自封修藥院別下
著僧牀谷請改下爲掃宇方與相見嘉賞之結爲詩友後居西
山與仰山宗師同門有白蓮集并外編各十卷

王遠知瑯琊人徙江都祖景賢景江州刺史父曇遷陳揚州刺史母丁氏景駕部郎中超女嘗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遷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爲道士傳陶弘景法後又師事宗道先生絳兢遊陳後主問其名召入重陽殿辨論超詣甚見嗟賞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招之入見時髮忽變爲白少頃復黑王懼而遣之卽位遣員外郎崔鳳舉邀之涿郡見於臨朔宮帝親執弟子禮咨質仙事勅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諫以不宜遠去帝不從高祖徵時密傳符讖語以天命有在武德中太宗與房玄齡徵服往謁迎謂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因以實告乃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登極將加重位苦辭貞觀九年敕潤州於茅山置大受觀并度

道士二十七人降璽書稱其操履夷簡德業冲粹屏棄塵雜棲
志虛玄吐故納新食芝餌木念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
齡之外道邁前烈聲高自古朕昔在藩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
恙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不違高志佇聞委曲副茲引領其
年謂弟子潘師正吾見仙格以少有小累不得白日上昇見署
少室伯將行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遂卒相傳壽年一百
二十六道命子紹業爾六十五當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二
年紹業表其言追贈大中大夫諡曰昇貞先生則天時復召見
加贈金紫光祿大夫改諡昇玄先生 師正趙州贊皇人少喪
母廬墓以至孝聞大業中爲道士盡得遠知道門隱訣及符籙
爲人清淨寡欲居嵩山之逍遙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
而已高宗幸東都召見與語因問欲何所須對曰茂松清泉山

中不乏后亦甚尊敬之留連信宿乃還尋敕有司就所居造崇
唐觀別嶺起精思觀以處之門號仙遊尋其令太常新造樂曲
以祈仙望仙翹仙爲名前後贈詩凡數十首卒時年九十八贈
大中大夫賜諡體玄先生 同時劉道合陳州宛丘人隱嵩山
高宗聞其名召入宮尊事之爲置太一觀以居帝將東封久雨
不止令於儀鸞殿禳祝俄而霽朗帝大悅乃令馳傳先上太山
祓除災眚前後賞賜甚多皆施食乏率不留蓄咸亨中爲帝合
還丹劑上獻亦無甚異卒後帝營奉天宮遷其殯弟子開棺蓋
失其齒骨惟有空皮背上開拆有似蟬蛻衆謂尸解 司馬承
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晉州刺史瑯琊公裔少好學薄於吏職
願爲道士從潘師正爲弟子特賞異之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
服餌之術自陶隱居及是四葉矣因辭去過遊名山廬天台不

出天后聞其名召至都降手敕讚美未幾辭還敕李嶠餞於洛
橋東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禪就天台山追起赴京引入宮
問以陰陽術數之事對曰道經有言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
於無今心目所知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
帝曰理身如此理國如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惟遊心於潛合氣
於漠順物自然無一私焉而天下理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天不言而信無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帝嗟味曰廣成
之言哉賜以寶琴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贈詩者百餘人開元九
年玄宗又迎入京親受法籙令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
居因言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
陽氣序是其所理請別立齋祠之所玄宗從其言因勅五嶽各
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推按道經創意爲之又令以

篆隸三體寫老子經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
以奏賜所居號陽臺觀上自題額仍賜絹匹以充藥餌之用俄
又令玉貞公主及光祿卿韋縉至其所修金錄齋復加錫賚卒
時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號真一先生親製碑文 吳筠
者字真節本魯中儒士少通經善文性高潔不耐流俗入嵩山
依潘師正爲道士傳正一之法盡通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
道茅山久之東遊天台玄宗聞其名遣使徵至召見大同殿與
語甚悅令待詔翰林特承恩顧帝問以道法惟舉五千言爲對
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精神又問神仙修鍊之事對以野人曠歲
彌年功行求之非人主留心適意每與緇黃列坐朝臣啓奏惟
陳名教世務間進諷諫以達其誠上深重之高力士素奉佛短
于上前天寶中林甫國忠疊用紀綱日紊筠知天下將亂堅求

還嵩山不許詔於嶽觀別立道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江淮多盜復至會稽剡中與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逍遙泉石人多從之大曆十三年卒於越中弟子私謚曰宗元先生有文集二十卷詞理宏通文彩煥發然以被嫉故深詆釋氏惟玄綱三篇神仙可學論大爲識達所稱

葉法善括蒼人自言生隋大業丙子三世爲道士善攝養傳陰陽占象符籙之術能厭劾鬼怪顯慶中高宗聞其名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禮賜殊渥時帝悉召方士合煉黃白法善上言丹不可速就徒費財曠日有虧政理請覈其真偽帝許令試驗罷黜凡百餘人嘗在東都凌空觀設壇醮祭都人往觀俄有數十人自投火中衆大驚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以吾法所攝而然耳問之果病後皆愈雅不善浮屠法常力詆毀議

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罔之測睿宗立稱有冥助之力拜鴻臚卿封越國公舍京師景龍觀追贈其父欽州刺史尊寵莫比開元八年卒距生一百七歲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薛願滑州人大業時道士善天文律曆又曉雜占煬帝常引入內道場拜章醮武德初遷直秦王府密語德星舍秦分王常有天位表授太史丞遷爲令太宗將封泰山有彗星見願因言而罷罔請復爲道士爲萊觀九叟山號曰紫府拜願大中大夫往居之卽祠建一清臺候玄象有災祥薄食謫見等事隨狀以聞所上與李淳風多合數歲卒

尚獻甫衛州汲人爲道士善占候武后召見擢太史令自陳鄙野不能屈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仍拜爲令不隸祕書省數問災異事皆符驗又令於上陽宮集學士撰方域圖長安

二年熒惑犯五諸侯自言乃太史位臣命納音金火乃金仇臣
且死后曰朕爲卿狀之連轉水衡都尉爲水能滋養金卿無憂
矣至秋竟卒后嗟異復改渾儀監仍舊太史局隸祕書監